

我们的人生桥段

□罗时汉

谷雨，雨生百谷，百谷如雨。这天似闲来无事或怀心事，不远百里驱车去看了一座桥。

这座桥离得很远，还没建成，很多人闻所未闻，也就按下不表。

桥是每个人心灵的彩虹，所以，一经朋友之约，我就欣然前住了。

一路上想来，我是颇有桥缘的，所有的人生年轮，似乎都有一道道桥影。或者说，每个人生阶段，都有桥段过渡。

生在硚口，长成于江汉桥下的汉正街中段。经常在桥洞下闲玩或乘凉，有时走过江汉桥到汉阳湖，甚至走到长江大桥下的莲花湖，享受长虹卧波的江城美景。

离开武汉，下放之地竟是蒲圻县琅桥公社。知青生活一年多，虽没有见过琅桥，五队的汪家桥是经常去的，在那座石拱桥上，我们就失落了多少青春的记忆。有农民进城，就会带到长江大桥拍照，以示炫耀。抽进工厂，在县城蕲川，宝塔山下的陆水大桥，去过次数就记不清了。我保存的那时照片，除了长江大桥，就是在陆水大桥之下照的。

游山玩水是不变的兴致。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工人身份，条件艰苦，我曾多次穷游，经过的桥有庐山芦林桥、观音桥、长沙湘江大桥、关中的灞河桥、洛阳桥、襄樊汉水大桥等。八十年代当编辑，较为自由，去过的地方不少。鄂西的吊索桥、风雨桥、晋陕壶口和陕西吴堡的黄河大桥、延安的延河桥、青岛的栈桥、汉中汉江大桥、宝驹渭河上的铁索桥，都在游记中有载。至于苏杭的小桥流水、枫桥夜泊，以及上海的苏州桥，则有更多体验。九十年代参与“长江万里行”采访，跨越大江大河，金沙江大桥、嘉陵江大桥、都江堰南桥、九江大桥、南京长江大桥等等，尽如数中。上海浦东大桥通车仪式那天，我们就在现场。当长江二桥建成之际，我已长江日报社的一员了。最初被派往宜昌记者站报道三峡工程，曾探险般地爬过西陵长江大桥猫道，发出“徒步横跨西陵峡”的首家报道。后来，

我做《黄鹤楼》城周刊编辑，有机会实现夙愿，由警官带领走过大桥中间的铁路线。江汉桥和长江大桥五十周年时，我进行过采访并作大幅报道。退休前后，足迹所至，大饱眼福。中国的名桥泸定铁索桥、天津海河桥、河北赵州桥、兰州铁桥、潮州广济桥、泉州洛阳桥都曾专程前往。前不久还在漳州领略了中国第一座中山桥的百年风采，大获感慨。至于游历20多个国家，我经过的桥更不计其数了。

“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还多。”此俗语有点夸张，但可以这样说，桥如神助，不断托举或升华着我的人生境界。

如前所述，我与桥的缘分还在继续。新世纪伊始寓居汉阳，身边就是大桥局，离长江大桥不过千步之遥，与江汉桥和晴川桥呈犄角之势。窗外可望上游的鹦鹉洲长江大桥，是在我眼帘之下一天天建成的，并为之写过散文发表。后来的杨泗港大桥，也在我们相约江滩时逐渐呈现。近水楼台的我，两次走过鹦鹉洲长江大桥，还在其下面横渡长江，漂长江大桥之下，到武昌大堤口起坡。对了，我还在积木桥暂住两年，经常到江边散步，上下四五座大桥历历在目，领略得天独厚江城风光。

我还没上小学时，就有了万里长江第一桥及汉水上下两座桥梁的诞生。70年过去，不经意间，武汉的长江、汉水及湖泊上如雨后春笋般新增了多少大桥？掰起指头已数不过来。一座座大桥的横空出世，既为城市的快速发展添上翅膀，也开拓出文化精神新的空间。每座大桥的建成就是盛大节日，倾城震动。记得二七长江大桥通车之前，我曾赶去参观留影。当时并没想到，十年之后我会跟它终日相伴。现在，我所居住的江景房，从卧室客厅都可以看到它，等高的三塔与日月出相映成趣。江滩散步，我可选择行走在它及大江二桥之间。我知道，跟我一样幸运的是全体市民，他们在不同的桥段享受着交通之便和城市之美。“快到了，正在过桥！”成为武汉人出现频繁的手机语

音。江城也可称桥城，举世无双，铸成我们的平生豪情，从而更要珍惜美好时光。

武汉的交通难道还没完饱吗？离我小区不远，二七过江隧道一直在建设中，据说今年国庆节前就要完工。最下游竟有一座双柳大桥在建？这可引起我的兴趣。于是回到本文的开头，我们怀着先睹为快的心情，赶在预报变天之前去探访。

轿车经过面目全非的工人村和已然陌生的厂前一带，从挽月收费站驶上极为宽阔的青山大桥。这是通往天河机场的捷径，我们还是沿江而行，第一次经过武昌造船厂新厂区及阳逻电厂一带，赶在夕阳落山之前到达双柳大桥左岸现场。

这就是传说中的武汉第12座长江大桥，北起新洲双柳湖区农场，南至鄂州市华容区上李村。谁能想象，目前长江上最宽的钢箱梁悬索桥，将是武汉都市圈和“武鄂黄黄”一体化的重要交通支撑，届时一苇可航，长江两岸行车用时由一个半小时变为5分钟，阳逻国际港、鄂州花湖机场、武汉国家航天产业基地与光谷，呈现联动融合发展。武汉之东，风景这边独好。

而此刻的工地静悄悄，静若处子。不能零距离靠近，我们下到遍生芦苇的江岸。有推土机将石块掀下，工人介绍要跟江那边一样修筑护坡。他还轻飘飘地说，要不是了一年，大桥就建成了。

桥塔高耸，悬索跨江。蓝天碧波，春草葳蕤，“句者毕出，萌者尽达”，感同身受，一片盎然生机。谷雨之游别有意义，我们充当历史的见证者，拍摄双柳大桥在建时的模样和形象，也为人生经历留下与城市相关的记忆。是的，我们行将老去，而城市永远年轻，大江奔流不息，逝者如斯。

夕阳熔金。登高西望，武汉最上游还有汉南长江大桥在建，跨越蔡甸与江夏山坡之间，假以时日，一定再去看看。

烟火古镇

□张颂华

这些年避暑度夏我都是在神农架龙降坪，候鸟式生活四六个月左右。其间，隔三岔五就开车到六公里远的千年古镇木鱼镇（人称“武汉第四镇”）溜达购物取快递。

在崎岖蜿蜒的岳段公路下坡一路南向，经过养心谷、燃气公司、消防救援和木鱼小学、木鱼客运站，一溜烟的工夫就来到镇上最热闹的、与风情街平行的摇篮湖路，将车泊在炎帝大剧院内的免费停车场。

木鱼镇的整个地形看起来像一条鱼的形状。西北高、东南低。坪四周如屏，峰险峻。天晴时，日头起得早，落得早。月圆缺，皆消瘦。常日里，岭上林涛呼啸，坪内却只微风涟漪。当风起云涌的时候，雨便接踵而来。香溪朝也潺潺、暮也淅淅。四五月间，木鱼坪既桃红李白，又山高夏凉。

古镇不大，名气大；人口不多，亮点多；地域不大，格局大。瞧，坐落于镇中心热闹地带的炎帝大剧院以神农架地域特征“山”“林”为设计取意点，屋面取山之势，立面取林之意，用现代建筑材料呈现地域特征。其主体建筑以炎帝神农氏架木为梯以助攀登、架木为屋以避风雨为主线，充分展现了神农架的建筑特色，是这里的标志性建筑。

以“林间木屋”为主题，融合神农架林区神奇幽美的自然景观与土家传统文化元素，以鳞次栉比的坡屋面和层层叠叠的吊脚楼为灵感来源，创造出富有艺术感的建筑形式，让它以敬畏自然的姿态融入重峦叠嶂的林区大背景之中。

一条十几米宽的刷黑柏油路穿镇而过，既是南北往来的通衢，也是小镇的主街。街头到街尾是一段长长的落差十几米的斜坡，逛街的感觉也像在爬山或下山。

木鱼镇是神农架的亮点和核心景区，我们下车后，深深地吸一口清新的空气，让它在身体的每个角落打个转，才不舍地慢悠悠吐出来。

从清晨开始，立于炎帝大剧院前的台阶上极目远眺，但见游人如织，熙攘的人潮在街巷间流动；耳畔交织着商户招徕生意的吆喝声，夹杂着各地方言，偶尔还有外语的谈笑，市井的喧腾与山间的清风奇妙地糅合在一起。

这里的民宿宾馆饭店有200多家，不仅有汇金、新一佳等购物超市，还有以土特产为主的商铺和小吃店遍布街道两边，牛羊猪肉、蔬菜豆制品和各种特产的土产日杂用品应有尽有。这里的特产有有机茶、核桃、猕猴桃、板栗、香菇、木耳、蜂蜜、药材等；特色美食有以高山冷水鱼为材料的吊锅鱼、洋芋、野菌、野菜等。每年6月底7月初，正是游客避暑旺季，街道上人头攒动，热闹非凡。每天早晨的集市，当地的山民都会把自家种的菜和山货带来售卖。

在超市、商铺、路边地摊，我看到最多的是神农架特产含硒的土豆。高山土豆，一种生长在海拔1000米以上的土豆，色黄个小肉实，或煮或蒸，均味美无穷。腊味猪蹄、腊味猪肝、腊味土鸡……有着鄂西北草木和阳光的味道。

小镇临街这一段，更是有着浓浓的烟火气，有快捷酒店、商务宾馆，还有一排紧密相连的面点小店，热食餐饮以外，生鲜腊货、烟酒副食、炒货酒坊、五金建材、日用百货林林总总，多达五六十家小门店。餐饮店就都方便快捷方便，几乎从早到晚开门，有热干面、牛肉面、拉面、包子饺子、豆皮馄饨、胖子油条、卤味丸子、瓦罐汤……店内有小餐桌，可坐着吃、站着吃、或打包带走。对武汉人来说，过早吃的是一个自在，边走边吃的随性悠闲也属于过早文化的一部分。

香气扑鼻的美食抚慰了你我的奔忙，价格亲民的态度也温暖了食客的心。让“头回客”变“回头客”，让一时兴起的“流量”变成成长长久的“留量”。

民以食为天。古镇醒来的标志，大概是从连成片的过早铺子逐个亮灯开始的。当铁桶里的面汤发出第一声咕噜响，蒸笼飘出的第一缕蒸汽在空中消散，急需碳水从梦里回神的食客就自发地云集于此。

身为土生土长的武汉人，“过早”吃热干面，早已融入了我的日常生活，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让人惊喜的是，即使在深山古镇，在好多家店铺都能吃到热干面。

这些年来，几乎每次来镇上，我都会到路口低矮处一家不起眼的万州小面馆吃早点，为的是他家的热干面。他们家的面条选用的是碱面，色泽淡黄，质感圆润，最主要的是筋道。面弹得很到位，你看，掐断细细的面条，可以看到横截面上有白色的芯子，白芯部分表明面条没有熟透，熟透部分的颜色泛黄。白色和黄色占比基本上是二比一。用这样的面条，在开水里烫出来以后，嚼起来有劲但是不黏牙，拌上独特的酱料和喜欢的配菜，便是舌尖上的一道美食。他们家的小料台比较受欢迎，上面有不同的小料，根据各家喜好加入热干面中，可以丰富口感，让热干面吃起来一点都不腻口。面条根筋道，爽口滑溜；淡淡的芝麻香味，溢满口腔；爽脆的配菜，清新可口。味道真是好极了！

他们家还有饺子和小笼包，个头蛮大，馅料也蛮扎实，吸引了不少食客。这份小小的早点生意，不仅撑起了他们家生活的一片天，更为周边邻里带来了熟悉又温暖的烟火气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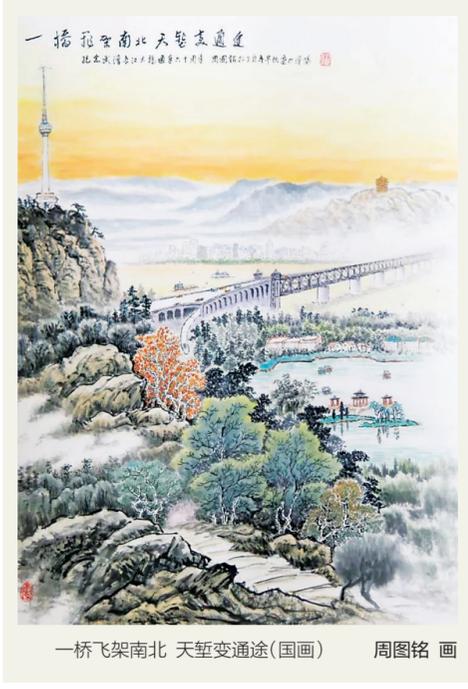
人们游逛在街巷与市肆之间，驻足于灯火阑珊的世界，与形形色色的陌生人相遇离别。小摊的熏烟在热油炸起时缭绕开一片外焦里嫩的孜然香，毕毕剥剥地溅起浓郁的盛夏味道。

有时，味蕾的记忆比眼睛更持久，你或许会遗忘曾经惊艳自己的风景，却难以忘记让自己口水狂流的味道！

“烟火气”，总是能轻易影响每个人的心情曲线。

木屋，一座惊艳的小镇，这里不仅仅有令人醉氧的空气和四季宜人的气候。簇拥木屋的，还有那唐时的云、宋时的山、明时的水……让我浮想心动。她有丽江的情调；她有萍乡；她有周庄的风采，但无拙拙；她有凤凰的姿色，但无喧闹；她有西塘的浪漫，但无媚态。她很现代，却又是那么古意盎然。

坐在长凳上感知烟火气息的木屋，眼里便浮现出古镇千年不变的模样。



一桥飞架南北 天堑变通途(国画) 周国铭 画

□董兆林

民谚有云：“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。”可谓言浅意深。可惜呀，即使如至圣先师孔子，也因对弟子澹台灭明曾经有过的冷淡而懊悔，何况凡人乎？盖因澹台灭明相貌不善，难入圣人法眼，终有孔子“以貌取人，失之子羽”的自责。澹台灭明，字子羽，孔门七十二贤之一，后游吴地，传播儒学，弟子达三百余人。

《三国演义》中，荆襄谋士庞统献计周瑜，以连环之策破曹军八十万雄师。虽然他“浓眉掀鼻，黑面短髯”，面相古怪，但因善出奇谋而比肩孔明，故有“伏龙、凤雏，两人得一，可安天下”之说。火烧赤壁后，在诸葛亮、鲁肃引荐下，他转而投奔刘备。刘备初见庞统，因其“貌陋”，心中不悦，仅将其任命为耒阳县宰一职。素怀大贤英略的庞统，屈尊赴任，但终日饮酒作乐沉迷乡井，并不理政务。刘备不满，遂派张飞前去督查。面对张飞的质问，扶醉而出的庞统从容淡定，他耳内听词，口中发落，笔走龙蛇，评判分明，仅仅半日时辰，便将上任后百余日所积公案，诉词案卷，一尽发落，无丝毫差错。张飞大惊，回报主公刘备，这才知庞统非“百里之才”。刘备悔悟，失虑屈贤，即刻任命庞统为副军师中郎将，与孔明共赞方略，同谋北御曹兵西夺西川之举。事后，刘备慨叹失贤良才。诚如鲁肃荐书所言，对庞统如以貌取之，恐负所学，实可惜也！

林散之，有“当代草圣”之誉。他集诗、书、画于一身，艺术修养深厚，作品魅力精到。20世纪70年代初，启功先生看到林散之的书法作品，脱帽鞠躬有三，后有诗赞曰：“吴生画笔杜陵诗，纸上依稀两见之。”“吴生”指唐代画圣吴道子，“杜陵”是诗圣杜甫，足见其盛赞有加。

杜甫诗曰：“造化钟神秀，阴阳割昏晓。”造化，乃大自然的创造者。师从黄宾虹的林散之，谨念恩师“师古人，更要师造化”之教诲，决意孤身远游，增加阅历。1934年3月，他跨九省历八日，游嵩山、华山、终南山、太白山、峨眉山、庐山、岷江、三峡诸名山大川，行旅一万六千余里，得画稿八百余幅，诗作近二百首。沿途碑碣、摩崖石刻必亲往摩挲，眼界大开。自此，倍觉胸中有雄浑蓬勃之气，落笔有吞吐百川之势，艺术大进。这次旅途，可谓备尽艰危。风雨飘零、山岳崎峻不待言，途中遭遇的诸般险阻，比比皆是。兹撮述一例。

五月初，游华山七日毕，林散之自华阴赴西安。购汽车票吃力，久等无车，山路迢迢，只能搭货车前往。与汽车夫并肩坐驾驶楼，行驶数里，已识其言不逊，林散之不予计较。车至渭南打尖后，汽车夫令林散之到货车顶上去坐，言说汽车楼有自家人要上车。林散之不悦，分辨说车已购车票，今令坐货车已有不妥；况西北日光暴晒，沙尘弥天，车顶无栏无篷，如何可坐？如遇颠簸坠落，岂不殒命？言罢，遂径奔汽车楼欲坐。汽车夫见其固执如此，大怒，二目乜斜怒视，左手牵车臂，右手已抵其咽喉，意欲行武。林散之知其不善早有防备，急挥左臂格挡，顺以右掌击其面颊。车夫恼羞成怒，猛抬右腿踢其小腹。林散之顺势，以左腿挑其胯下，车夫应声仰倒。此时观者如堵，有渭南警察前来呵斥，这才化险为夷。骄横的汽车夫，原本以为这位瘦弱吴人，不堪一击，孰料失算在以貌取人上。他不知道，林散之自幼体弱，曾和乌镇的一位拳师习武多年，练就了一身真功夫，这才自诩没趣，博众人哂笑。

在现实生活中，平凡人展现出非凡的才能，确有不少。南京大学学生宿舍楼的一位保洁员，信手在迎新生的黑板上，画了一朵鲜艳滴翠的牡丹，让人感觉到了温暖如春的开学季。从此，一块黑板，便成为她施展绘画才能的舞台；多彩的景致，漂亮的画卷，成为学校一道亮丽的风景。同学们不忍擦抹，将黑板画制作成明信片、信封等流布于校园，她也获得了黑板报艺术家、“被保洁工作耽误的画家”的美誉。

在北京，也是当保洁员的一位“北漂”阿姨，被人称为“储藏间画家”。在她工作的写字楼，一个只有两三平方米的储藏间，既是她的家也是她的世界。每天工作之余，在画布上涂抹，沉湎于色彩缤纷的画室，画出心中的梦幻美景，是她最幸福的时刻。学习绘画，曾是她摆脱贫困的法宝，如今也成为寻找生活中那一抹亮色的精神追求。

还有一名“北漂”，为了钟爱的绘画，“漂”在了中央美术学院，在学校当了一名食堂服务员。因为校园的艺术氛围，图书馆浩如烟海的图书和精美的画册，让她离心目中的梦想更近了一步。业余时间，她将精力几乎全部投入绘画上，描绘着其乾坤世界，享受着在绘画中追求自我的快乐，心灵自由的陶醉。

这三位女画家经历不同，但梦想都很相似。

某天，我坐公交车，一对外地小夫妻带着六七岁的儿子坐在前排。他们衣着朴素，风尘仆仆，看样子是来津城旅游。孩子有点累了，依偎在爸爸怀里。当车驶上永乐桥时，妈妈招呼孩子：“快看，天津之眼！”天津之眼，是一座跨海河、连接桥轮合一的摩天轮。儿子一听，闻声从爸爸怀里一个鲤鱼打挺支棱起身子，忙朝车窗外看。这时，年轻的爸爸来了一句：“你咋还垂死病中惊坐起了呢！”“垂死病中惊坐起”，是唐代诗人元稹，闻听白居易赠她一句，陡然一惊，满怀悲感所作《闻乐天授江州司马》诗中的一句。这时用来描述小儿此刻的情态，真是又传神又有趣。此言一出，立马让人感觉相貌平常的小伙子谈吐不俗！

有这样一种人，他们拥有普通的外表、不起眼的日常，却在举手投足的不经意间，常常有令人意外的一番讶异，倏忽而至，让你不由得啧啧称奇，刮目相看！

华北抗战记忆（二）

□李春雷

（上接第八版）

张立功细细考虑了一番：“好吧，你要机灵些，多带礼物，见机行事。你走后，我马上通知各村保长写信告诉他，晚上我以区政府名义再给他写几封感谢信，你想法让日本人到他家去堵。只要翻出我们的信，就不愁日本人不上当。”

第二天，李文元挎上两篮子鸡蛋出发了。大篮子准备送给日军中队队长小林，小篮子的目标是与刘宝刚有矛盾的日军翻译官。小篮子底下，另塞了一沓子现钱。

小林的住处戒备森严，但因为李文元经常出入，又挎篮子，日军警卫便问也没问，放过去了。

李文元进去的时候，小林正好在和翻译官喝酒，他就躬身问安：“太君，辛苦辛苦。”

小林看见鸡蛋，眼睛立即睁得像鸡蛋一样大，竖起了大拇指，高兴地说用半通不通的中国话：“你的，中国人的这个。”李文元笑着把大篮子鸡蛋递上去。给翻译官时，用眼神指了指篮子底。翻译官心领神会，接过小篮子，微笑着出去了。

小林指一指桌上的酒杯说：“你的大大的好人，米西米西的。”

李文元忙说：“不，我不会喝。”说着，提起酒壶，帮着小林斟起酒来。

小林大口大口地喝着，不一会儿，眼红了，话也说不清楚了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李保长，你的实话，刘宝刚怎么样？”

李文元心中大喜，便假装生气地说：“太君，我跟刘宝刚是朋友，按说不该说他的坏话，可他太不讲义气了，他不该……”

小林歪着脑袋看着李文元，让他说下去。

李文元继续说：“前几天，我就给太君准备鸡蛋。村里鸡不多，要挨家挨户去找鸡，串了半个村，好不容易才凑了一篮子。刘宝刚看见了，非要不可。我说这是给太君准备的，他一听就火了，‘什么他妈的太君，日本鬼子，他们能吃鸡蛋，我就不能吃了？’说着就从我手里夺走了……”

小林似乎对鸡蛋被抢一事并不感兴趣，继续问：“你的实话，他对皇军的忠心？”

“这个，我就不知道了。不过，他当过八路，他的心可不好猜。”刚说到这里，翻译官回来了，满脸笑容，态度客气。李文元知道这是篮子底的现钱起了作用，心里就更有底了。

翻译官看见他们正在谈论刘宝刚，也点燃了心中怒火，就在旁边使劲儿地敲边鼓。

小林拧着眉头，愣了一会儿，跟翻译官咕嘟了几句。翻译官调头对李文元说：“太君问你，刘宝刚跟八路有没有关系？”

李文元感觉火候到了，就说：“这我可不知道，不过有一点儿不好讲，最近刘宝刚家里总有生人出出进进，说话南腔北调。有人问他，这都是干什么的，他支支吾吾地说是他姐夫。这就怪了，刘宝刚只有一个姐姐，哪儿来的这么多姐夫？”

林林的眼珠子瞪得更大了，脸红得像猴屁股，气呼呼腾腾。李文元知道，小林要下决心了。

过了两天，李文元晚上据点打听。李大傻子告诉他，当天晚上日军宪兵队就搜查了刘宝刚家，搜出好几封八路军军区政府的来信，刘宝刚随即就被捕了。又过了两天，小林接到全乡好几个保长的告状信，都控告刘宝刚“勾结八路，欺骗皇军”。小林看完信，当天下午，就把刘宝刚枪毙了。

1943年夏天，抗日区政府私下里任命李文元为区反攻建国同盟会会长。李文元接受任务后，积极在上层人士中发展会员，并深入到伪军据点中，在军官层及伪军中扩大八路军的

影响。

然而，一件偶然事件让王德玉和日本人向李文元起了疑心。

这年秋季的一个拂晓，日本宪兵队和王德玉特务队突然搜查了李文元的家。他的家里倒没有什么人，也没有藏什么枪，但藏着的最致命的东西，那就是抗日政府的委任书。

特务们搜查得仔细，终于在他家的相片镜框后边搜出了一张纸。上边是油印的“反攻建国抗日同盟会四联区东小区会长”的任命书，还盖着霸县抗日政府的大印。

在那个特殊环境下，抗日政府的任命铭记心底就可以了，为什么还要保存实物呢？或许李文元考虑，自己为日本人干活，死不认罪的人骂作“汉奸”，日后抗日组织清算的时候连一个证明也没有。留着这一纸任命书，就能证明自己的清白呢。只是他万万没想到，正是为了这一纸清白，毁了自己的性命。

李文元就这样被捕了。村里、乡里的保长们纷纷前去做保，但日军拒不答应。县里、区里也多次设计武装营救，但始终不知他被关押在哪里。

直到日本投降，人们也没有见到李文元，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。只是听说当时日本宪兵队做饭的一个老汉说，李家营的那条汉子真是够硬，日本人往死里拷打也不说。

菊花情结

□左光哲

儿时就读的青石小学后面有一个很大的花园，教算命的范老师颇爱园艺，工余便在那里辛苦劳作，养花植树，一时这里馥郁苍翠，鸟语花香，成为学校最亮丽的风景线。

我家老房屋后面有个小院，我萌生向范老师学习的想法，也想建个小花园。我很快“黏”上范老师，帮他栽种施肥，学习园艺。他乐意收我为“徒”，耐心教我，称我俩是“忘年之交”。

“染于黄则黄”，范老师偏爱菊花，我也对菊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我把他送我的种苗栽在后院。但因缺乏经验加上水土不服，菊儿多未存活，只有生命力稍强的金盏菊、雏菊瘦兮兮地开着，颇觉遗憾！

后来，老屋拆迁，我失“乐园”，希望将来再有一个那样的园。后来老了，有些积蓄，选购了一套一百多平方米的顶层房，终于夙愿如偿。也巧，襟兄与内弟都是园艺师，送来三十多盆花木及种花设备。一时，我的屋顶绿肥红艳，生机蓬勃，我学鲁迅称之为“屋顶百草园”。

我向襟兄、内弟不断取经，我也不断摸索种植技术。不到一年，这里变得欣欣向荣：茶花、吊兰、冬麦、芭蕉四季常开，一片葱郁。“五六七，百花集”，各种花儿次第绽放，嫣红姹紫；石榴如火如荼，金橘百花扎扎，茉莉醇香四溢，紫薇小巧可爱，杜鹃葳蕤生辉……最旺盛的要数牵牛花和凌霄花，大蓬大蓬地怒放，二者花期均短，但你谢我发，前仆后继，争奇斗艳，大有“万紫千红结队来，遍地吹军号”的气势！这些固然令我喜爱，然而金秋十月才是我最爱的季节，菊花怒放，让我心醉神迷！

“不是花中偏爱菊，此花开尽更无花。”我深爱菊，一怜其形美，玉骨冰肌，如颌首舞袖的淑媛婀娜多姿；二爱其味香，桂花浓映，米兰疏净，菊花则清新雅致，沁人心脾而经久不散；三喜其色秀，粉艳泛金，色彩清丽，万般养眼；最是乐其韵长，唯此甚难言表，只可意会，颇难言传；那种内敛、深邃、孤高的神韵，令人敬畏，是那种“只可远观，不可亵玩”的空灵感！

在众菊儿里，我最爱其中三款：

一是莲花型的“黄金虎”，花瓣舌状，如聚拢拢，向内曲抱，形态富贵，雅香沁脾。正如陆游所描绘的那样：“黄花芬芬绝世奇，重阳错把配萸枝。开迟愈见凌霜操，堪笑儿童道过时。”

二是较多称为“平沙秋雁”的紫白菊：花瓣蓬松，叶片上卷，外白内紫，向上舒展。形态虽略逊上者，但花期稍长，沁香悠远。这或许是齐白石《紫菊诗》中所况：“九月西风霜气清，金园圃紫云晴。看花只好朱栏外，不惹园丁问姓名。”

最是娇足珍贵的“玉孔雀”：花瓣怒放，粉白嫩黄，洁面玉质，瓣丰体硕，雍容华贵。秋风掠过，舞首弄姿，颇有点白居易《长恨歌》里所描绘的“温泉水滑洗凝脂”“云鬓花颜金步摇”的姿勢。

培土、施肥、浇水已成为我老年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，赏菊、嗅菊、抚菊已成为我每天必然的精神享受。妻儿笑我是“爱菊痴子”，我答曰：“江山易改，‘菊爱’难移啊！”时间久了，妻儿也充分理解我的兴趣爱好，经常会搭把手，帮我侍弄这些花儿。

一天我突然看到陆游那首《今年立冬后菊花盛开小饮》诗：“胡床移就菊花畦，饮具酸寒手自携。野处似丹仍似漆，村醪如蜜复如齑。”于是，我便效仿放翁先生，搬来一张躺椅，上面架起一座塑料小棚。老夫不胜酒力，便以茶代酒，以坚果为“蜜”与“齑”，与菊儿们共度良宵。不知不觉，惚兮恍兮，我感到菊儿们成了一群载歌载舞的黄色小精灵，不，他们更像一群活泼靓丽孩子们，我在享受着他们呼吹膝下的天伦之乐……

时进寒冬，花期已过，菊儿变枯，但“宁可枝头抱香死，不随落叶舞东风”，我对其“色衰爱不移”。说到“凋败”之相，不禁想起《警世通言》中“苏王”的那场“嘴巴官司”：到底是苏东坡“吹落黄花满地金”对呢，还是王安石“秋花不比春花落”对呢？我通过三年观察，得出结论：其实二春都没有，只是所描绘的场合不同，一为常态，一为偶态。一般说，菊花确是虽枯不堕，抱枝终老；但当遇到“八月秋高风怒号”的恶劣天气，树木、房顶尚且不便，何况纤弱菊儿呢？对这个并不深奥的自然现象，两位文豪竟然打起“口水仗”，实在冤枉！